

明
行天下

王明韵◎

著◎

散步的鱼

Walking Fish



英士省出版公司
花城出版社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Walking Fish

王明韻 著

散步的鱼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散步的鱼

王明韵著.

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7.5

(驴行天下)

ISBN 978-7-5360-5045-7

I. 散… II. 王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1438 号

责任编辑 申霞艳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6 1 插页

字 数 150,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5000 册

定 价 23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王明韵近照

我像一头载货的驴子（自序）

王明韵

哦！面对这世界，面对众生的悲苦、仁慈与爱，我无话可说。这是清晨，隔壁的小女孩已经开始练习钢琴曲了，这个普通的早晨将因小女孩和她不太熟练的钢琴曲而无限美好。我多么脆弱，居然有了想哭的冲动；是的，此时此刻，我无话可说，惟一想做的就是将冯西·雅姆《从晨祷到晚祷》中的诗句献给你们——一切卑微的、善良的、朴素而又谦卑的灵魂：

我的上帝，你在人群中唤我。

我来了。我受苦。我爱。

我以你赋予我的声音说话。

我以你叫我的双亲，而他们也传给我文字写作。

我像一头载货的驴子，走在路上，受孩子们揶揄，也被他们摸头。

当你愿意的时候，我就前往你要我去的地方。

2006年11月24日晨

目 录

CONTENTS

[001] 我像一头载货的驴子(自序)

卷一：以诗疗伤

[003] 王主编卖刊记

[007] 爱惜自己的羽毛

[010] 诗意地漂移在大地上

[013] 老人与海

[015] 一座移动的山

[017] 在自己的纬度上

[019] 一个为诗而生的人

[021] 在苍茫与蔚蓝之间

[023] 用微妙对应年轮

[026] 怀揣梦想的女人们

[029] 依旧是依旧是

[031] 我的诗歌在路上

[033] 音乐的盛宴

[036] 寻找陌生

[038] 诗歌在疼痛

[046] 诗歌是文学的蓝宝石

[054] 无土栽培的城市

[058] 亲爱的禽兽

[061] 牛唇与马嘴

[062] 我们能做些什么

[063] 包孕在人类之中

[065] 开出自己的朴素的花

- [070] 美人拂去裂开的金子
- [073] 羊为大美
- [076] 咖啡屋中的妥协之旅

卷二：一滴可以喝的淡水

- [083] 一团墨气映眼来
- [086] 寻找一滴可以喝的淡水
- [089] 科学家的人文情怀
- [091] 诗歌精神的重临与呈现
- [093] 诗歌的声音
- [098] 思想像药液一样展开
- [101] 孤独者优雅的散步
- [104] 诗歌带来的声响
- [107] 无限风光在鼎峰
- [110] 做一个内在自由内心快乐的人
- [113] 置身春天芳菲的桃林
- [116] 寻找诗人感情的脉络
- [119] 在文字里行走
- [123] 美丽从这里经过

卷三：孤岛访谈

- [129] 陶妍妍 我是一尾散步的鱼
- [136] 王 茜 老爸和我的无主题对话

- [142] 牛慧祥 奉献出自己的沉默
[149] 徐文娟 书·读书人·书架

卷四：朋友笔下的朋友

- [155] 老 未 每个诗人都是裸体的
[157] 江 泓 可爱的驴子
[159] 许春樵 诗人的选择
[161] 孙叙伦 夜放乌鸡带雪飞
[164] 陈家桥 大道以远
[166] 季 宇 挥之不去的诗情
[168] 赵 焰 读书与读人
[170] 徐 华 印象王明韵
[173] 高 蕾 诗的声音
[174] 潘小平 一只有尊严的麻雀
[177] 叶世斌 盛 敏 中国诗歌界的“拼命三郎”

卷一

以诗疗伤

Yi shi liáo shāng

王主编卖刊记

8月21日 阴有小雨

看到那么多诗人诗爱者来信，说在北京既买不到又订不到《诗歌月刊》，我决定立刻动身进京。朋友说，临时走卧铺票买不到。我说，扒煤车也去。于是我和编辑部的祁国一道，扛着沉甸甸的刊物上路了。

没有比手持一张车票去旅行的目的更为明确的了：合肥至北京。但我们刚刚走到13号车厢，就被乘务员拦住：对不起，你们的两张票一张是21号的，一张是22号的……错在哪里？男人们总是犯错误。我让祁国办理了补票手续。火车咣咣当当地前行着。对面的卧铺上躺着一位戴眼镜的女孩，她在柔和的灯光下看着一本杂志，那样子很恬静，也很美……

朦胧的睡意中，我听见有人说话，说是让对面卧铺的女孩准备在国安站下车，就心中暗暗纳闷：她在国安下车手持的是到北京票，我们到北京下车手持的却是国安的票，如此阴差阳错，是不是列车员换错了票？

列车员和列车长很快被喊来了，事情也很快真相大白：那女孩用明天的票上了今天的车。列车长在严厉的训斥那女孩，女孩流下了羞愧的泪水。我伸手与列车长握了握，向他说：向我们道歉吧，一切与女孩无关，都是时间惹的祸。列车在黎明时分停靠国安站，透过窗户，我看见那女孩仍在抹眼泪，就有些自责和不安，觉得自己又做错了什么。我做错了什么呢？

8月22日 多云或者阴天

何坊不仅是位优秀的诗人，还是位成功的企业家。刚到北京西站，他就驱车前去接我们，并说，你们在北京这几天，我把车子给你们用，也算是对《诗歌月刊》的贡献吧。

效率是刊物的生命，我们风尘未洗，就去了在《英才》杂志工作的南焱家，他也是诗人，他在信中、电话里不止一次告诉我：非常喜欢《诗歌月刊》。他亲自买菜、亲自下厨烧菜招待我们，他美丽的、知书达礼的妻子陪我们聊天，让我们猜她是哪里人。祁国和司机师傅一个猜她是南方人，一个猜她是东北人。她启齿一笑说：都猜对了，我祖籍南方，生在东北……

我和南焱先谈了发行的事，他说，这份刊物是有重量和厚度的，是诗坛的一个品牌，应该有广泛的市场和读者。谈话间，我得知他正在为另一家刊物撰写国内许多重要诗人的专访，立刻动了让他“为我所用”的念头，并允诺要为他开辟一个专栏，那时我想，除去其他的事不提，单此一项收获也是不虚此行啊！

午饭后去了中国青年出版社《情感》编辑部，好友兰振兄热情接待了我们，并介绍一些知名的发行公司、发行网络和发行人。走在深深庭院里，我问：这房子都是文物吧？兰振兄说没错，这是当年段祺瑞政府的所在地，“刘和珍君”就是在大门口被杀害的……

在《情感》编辑部呆了不到半小时，我们又匆匆赶到了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编辑陈永春先生的家中，看我急着要找发行商，他说，牛奶会有的，面包也会有的，晚上我请你吃烤鸭喝茅台，边吃边聊吧……对了，我喊上好友李华陪你多喝几杯。我说：哪个李华？写诗的？当得到证实后，我又说，世界就这么小，八年以前我们在一个诗会上见过，分手时我还买了一顶带红五星的八角帽送给他呢。

8月23日 阵雨·雷阵雨

8:30分石师傅准时把车子开到了我们人住的劲松宾馆，然后

轻车熟路地带我们去了北京图书大厦。听说是一本诗歌刊物，接待者摇了摇头。我立刻递过去了名片、刊物还有微笑，并说，先送10本放这儿。接待者把刊物翻了翻态度来了个大转弯，他说，我原来也写过诗，还不知道国内有一本这么漂亮的《诗歌月刊》，签份协议吧，这样的刊物应该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。

离开北图大厦，我们来到了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一家著名书店，在期刊专营区我看到了国内外一些著名刊物，我把刊物放上去，哦，一点都不逊色，《诗歌月刊》四个烫金的大字格外耀眼，与值班经理面谈后，她风趣地说：从现在开始，贵刊已经是书海刊林中的一员了。托诗神缪斯的福，那一天特别顺，在北大、北师大附近的书店、报亭拿到了好多份协议书。当时我有点激动地想：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。当时我还对敲击车玻璃的雨点说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

为图个吉利，我决定约几个朋友在小酒馆喝几盅。正在这时，诗人、《诗选刊》编辑部主任赵丽华的电话打来了，她约我在《诗刊》见面。中午，丽华、我、和《诗刊》、《人学文学》的朋友在中国文联院内的一家酒店里，拿起啤酒当茶喝，只是我没能买上单——赵丽华说，这场客务必由她请……

8月24日 晴转多云

在京“卖”刊初战告捷，我就急着返回合肥了，想约一批朋友研究一下明年的版式、栏目设置等事宜。但一大早，《科技日报》记者程晓东先生就赶来了，他说要帮刊物的发行做些事情，还准备在京联系几家理事单位，要我们多呆一天。陈永春先生、李华先生也盛情挽留，并说已约好了社科院的刘福春先生。我说，好了，不走了，但不要老是吃烤鸭喝茅台利用诗歌搞腐败，就喝北京二锅头吧。

午饭后，在《今日东方》工作的诗人大卫打来电话，说今晚有足球，中国对阿联酋，到鲁迅文学院来，晚上谷禾、杨拓和王子君小姐都在，共同为再也输不起的中国足球举杯祝福。诗歌是

迷人的，足球也是诱人的，我立即动身去了中国作家的最高学府——鲁迅文学院。

选择了一家陕西人开的饭店，我先要了8根不切不拌的黄瓜和一瓶二锅头，边喝边吃边聊，仍然是刊物的发行，谷禾说，我今年邮购了一份，每期都被传来传去，到最后连烂得不成样子的刊物也被别人拿走了。开学了，要多做些宣传工作。我说，这事我在诗人柳宗宣先生那里听说过。我们还聊到如何在地铁、火车站发行和扩大影响；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足球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预言，中国足球这次一定会胜利，今夜一定是个不眠的狂欢夜！不无遗憾的是，那晚由于太兴奋，我多喝了几杯，不一会就倒头睡着了，一觉醒来天已晓，中国队也已是3:0大胜阿联酋队。我提议再去喝一场，也算是对中国足球迟到的祝贺，大家欣然应诺。有趣的是，一位做记者的朋友还从票贩子那里弄到了不加价的当天的卧铺票，问票贩子假不假，人家拍着胸脯说：做我们这一行的，讲的就是信誉和职业道德。

是晚，那辆曾咣咣当当把我们合肥运到北京的火车，又把我们从北京咣咣当当地运回了合肥……

2001.8.9

爱惜自己的羽毛

年初，在岳麓山巅的一个诗歌峰会上，主持人要求每位与会者出一个别出心裁的节目。轮到我，我说，每人从20种动物中选出一种与诗人的品行、气质、秉性相近的动物。话一落音，就得到了响应；但诗人就是诗人，选举的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动物通过半数，不像我们人类的选举，基本上都是一致通过了。我选的是麻雀，一票而已，但当我说出推荐理由，诗人们便稀哩哗啦地鼓起掌来。我的推荐理由很简单：麻雀不鸚鵡学舌，不人云亦云；麻雀拒绝圈养，奉行不自由毋宁死的生命信条；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

我对麻雀品质的认同，缘于我为人为文的准则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一个诗人就是一只只有尊严的麻雀。而这只有尊严的麻雀，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应该百倍地爱惜自己的羽毛——把诗歌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，当成生命中的呼吸和心跳。做一个独立特行的诗人，首先要做到不鸚鵡学舌，不人云亦云，不重复别人或复制自我。而当下，诗坛（文坛）上一些人的人品和文品是严重分裂的，说的是一套，写的是一套，做的却是另一套。特别是不说真话，以说谎话为荣，还美其名曰：后谎言时代。就是在这次诗歌峰会上，当着一些著名理论家、批评家的面，我提出了自己的质疑：现在还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吗？除了说好话、废话、谎话，批评的真谛在哪里？写作和评论不再是鱼和水的关系，连隔靴搔痒的暧昧关系也没有，充其量也只能是油和水的貌合神离的关系。我是不爱说话的动物，在会上一概不说话，只是听会，这

个耳朵听，那个耳朵扔，你说你的，我写我的，井水不犯河水，避之潮流，嗤之媚俗；但这次不吐不快，一吐为快，我吐出来了，许多与会者也是拍手称快，连一位评论家也向我交头接耳地说，你说的是真话，是实情，文人不能太无耻，太自甘堕落。

这一年，我仍是一有闲暇就满天满地地跑，笼子不属于我，笼套不属于我，缰绳不属于我。我追随的是自由的天空和辽阔的大地，不仅仅是地理和地域意义上的，更是精神层面的。比如我的写作，我在怀抱传统的同时又向前卫艺术左顾右盼，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我这里从来不是对立的，而是彼此温暖相互支撑的。有时候，我情愿临于深渊或跌入其中，也不愿走进用所谓“传统”的光环编织的美丽的笼子里去束缚自己，套牢自己。一个诗人，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写作，让白纸上的黑字开出玫瑰的花朵，并用她的余香去抚慰喧嚣的尘世和焦虑不安的人群。一年的时光里，我写的依然很少，我写悯农，写莫能御之的柔弱之水，写李白之书，写美丽的邂逅，也写漂木的困乏与狂喜……这些都是我小小的羽毛，这些羽毛并不炫目，甚至布满灰尘，但我爱它们，喜欢它们，这些羽毛在我生命的天空里自成风景。而在此时，我忍不住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了，我要抖落羽毛上的灰点，让自己变得更加纯净，变成一只只有尊严的名副其实的麻雀。

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那起伏着的运动中的小小器官，当应是诗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的缩小版了。这一年，我仍然苦苦爱恋着已苦心经营多年的《诗歌月刊》。我是一个低调做人低调办刊的人，一期一期地出刊，出完刊就去找再出刊的钱，不知不觉中又即将走完了365天。这些日子为了抑制耳鸣，睡个好觉，在朋友的劝说下，我在中断了17年的治疗之后于近日又重新走进了医院，每天开门三件事：针灸、走火罐、喝中药。做完这些正好是上班的时间，擦去泪水汗水血水再走向办公室，我的事业在那里，《诗歌月刊》在那里，那里是我朝圣的地方，是我心灵的栖憩地。倘若我心爱的事业荒废了，就是治好了病还不是徒有一副皮囊？我虽然羡慕猪，但暂时还不愿把自己当成猪来养。我爱自己的羽毛、翅膀，更爱给予我自由飞翔的天空和大地。就在写这篇短文

时，我收到了一张来自海外的新年贺卡，一位旅居国外多年的老诗人写道：我爱黄山，我爱和黄山有着同样高度和坚忍不拔品质的《诗歌月刊》。我想，把一座举世闻名的黄山和一本普通的诗歌刊物放在同样的高度上，当是对我和我的同仁最高的奖励了。

时置岁末，瑞雪未降，禽流感却来了。许多把鸟儿当成宠物养的人纷纷打开铁笼，只是并非还它们以自由，而是让鸟儿大难来临独自飞。于是，我又想到了麻雀，做一只麻雀多好，自由的歌唱，自在的飞翔，自然的死亡……

来年，我还要做一只麻雀，一只只有尊严的麻雀。

来世，我仍要做一只麻雀，一只只有尊严的麻雀。

2005.12.10